

尔冬升是个有分量的导演。他的作品大多关注边缘人士、弱势群体和小人物，一炮而红的处女座《癫佬正传》聚焦的是精神病患者和社工，《新不了情》描摹了不得志音乐人的生存状况，《旺角黑夜》中的主角是在香港讨生活，并被边缘化了的大陆仔，他们是杀手、妓女、小混混。在最新的电影《路人甲》中，尔冬升将镜头对准了一群在影视作品中充当着人肉背景的横漂（群众演员）。

《我是路人甲》剧照



《路人甲》：令人尴尬的好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方洛洛

令人尴尬的好

从真实展现横漂这个生态群体的角度说，《路人甲》是成功的。可当你相信电影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时候，台词功夫不好的群演们嘴里冒出的一套又一套金句，又会让你频频不解。你很难想象林晨会说出：“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才是我们的发动机呀！”此时的她，不像女演员，倒像文艺女青年。你更难以想象傻乎乎的万国鹏竟然这么会安慰姑娘：“不把过去的烦恼丢掉，它就会一直跟着你，你走到哪里还是会不开心。”

但这些金句也有用对的时候。《路人甲》中最帅的群演王昭是个偷懒耍滑的家伙。一次，他躲起来睡觉错过了机会。他的两个长得丑的同伴非常气愤，甚至甩出鲁迅和苏格拉底的话责骂他，虽说此时飚出名人名言很雷人，但我却被这两个丑男孩的情绪感染，我理解他们内心对王昭的怒其不争；我们这么拼，但因为长得丑，还是没机会。可你呢，长得帅，却根本不知道珍惜！

电影中，万国鹏被打后，王婷劝他别做横漂了，没出路的。他说道：“难道我不是富二代，没钱学演戏就不可能成功嘛？世界不是这样的！”这鸡汤还是能让我热泪盈眶的。因为它呼唤的是纯真，是用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，是去相信真善美。

“人类的幸福和快乐在于奋斗，而最有价值的是为了理想而奋斗。”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是《路人甲》中的燃点。这些来自天南海北，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人，正是因为有了这句话的点缀才显得如此生机勃勃。

可现实仍然有着残酷的一面。横漂中最渴望成功的



《路人甲》的真实感

横漂是谁？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横漂？他们每一天都在做什么？他们将来会怎么样？在《路人甲》中你都可以找到答案。

“群众演员每天40元……带血、剃头、抬轿、淋雨、挨打、抬棺材、披麻戴孝、躺在有水的地面上补贴从5元到30元不等……”借女老师之口，尔冬升道出了横漂的基本生存状况。熟悉尔冬升的人或许会想起《门徒》中刘德华的一段毒品普及台词：“双狮地球牌，以前是吗啡砖，要做到可以吸食，要花很多工夫，所以现在都是制成品，就是99%的纯海洛因碱，警察管它叫四仔，我们叫美金，直接吸的话会死人，所以要掺淡，掺淡之后叫港纸……”尔冬升喜欢在电影中为观众科普，这种“科普”与他电影的写实风格相得益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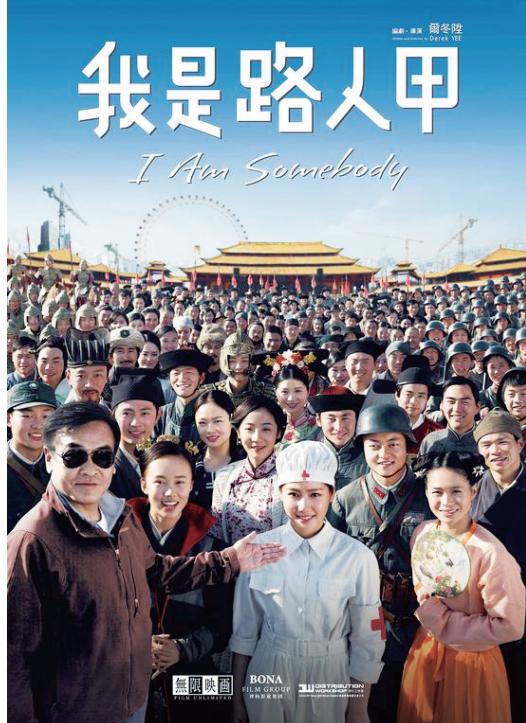
《路人甲》的风格也是写实的。但跟以往电影最显著的区别是：这一次，他让真正的群众演员扮演电影里的群众演员。这是一次冒险，结果很难用好还是不好形容。毕竟这些群众演员们的表演太群众了，坐在电影里观看他们的表演，很难真的觉得享受。如果换成专业演员们，效果肯定要舒服多了。可让明星们来演群众演员，电影的真实感就要大打折扣。群众演员们

的生涩表演虽然别扭，却显得真实、接地气。

《路人甲》的真实感还源自故事本身。尔冬升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擅长搜集素材的导演，拍《癫佬正传》时，他走访了许多社工团体，获得了大量精神病人生存现状的资料，使得这部社会问题剧具备了罕见的真实性；拍《门徒》时，他找一些警察介绍曾经贩过毒品的人。

为了拍摄《路人甲》，尔冬升两年间与200多个横漂聊天，这些内容整理成文字至少有一百万字。《路人甲》中的主角万国鹏、王婷、沈凯、王昭、蒿怡帆、蒿怡菲、覃培军……正是从与他见面的横漂中脱颖而出的。电影中的覃培军曾说过，他以前下矿挖煤，赶上了塌方，死里逃生。现在能活在太阳下，就是已经成功了。这也正是覃培军本人的真实写照。他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，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，十岁之前自己在山上捡草药卖到村子里还钱，十四五岁开始下矿挖煤。

王婷生活里也是一个对横漂幻灭的女孩，因为模样不错，她来到横店后就当上了群特，但很快她就发现，戏少的时候，想要有戏约就要跟群头吃饭、唱歌，甚至被潜规则。这些都被搬到了电影《路人甲》中。



为了拍摄《路人甲》，尔冬升两年间与200多个横漂聊天。



张静初参演。

沈凯，在人生最大的机遇面前，终于疯掉了。这场戏拍得相当好，但放在整部片中却稍显突兀。它太长了，长的不合时宜。可如果不这么长的话，恐怕又无法让观众理解沈凯为什么会疯。

这种“充满违和感的，令人尴尬的好”始终充斥着《路人甲》。片中的一对姐妹花终于分开了，失落的姐姐一个人来到广场上翩翩起舞。姐姐是一个普通的、不漂亮的、胆怯的女孩。可当她开始舞蹈时，竟然一秒钟从路人变成了女神。你仿佛真的看到了女孩身上的光，你会情不自禁地感慨：原来当一个人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时，竟然可以这么美。可这段出自麦当娜编舞老师之手的独舞无论多好，都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：真的有必要跳这么久吗？这不是青春歌舞片啊，也不是印度电影啊！

万国鹏在电影最后追王婷的那场戏更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俗套，虽说两个人牵着小手，欢快地奔跑在横店各个片场的大团圆结局很暖，可是，尔冬升，你并不是一个暖男啊，你拍《癫佬正传》、《新不了情》、《旺角黑夜》、《门徒》里的“残忍”哪里去了？曾经的你并不总是用当头一棒敲得观众心头震撼嘛？这种震撼比暖萌结局有力量多了啊！

不久前看到尔冬升的一篇访问，尔冬升表示要推出《路人甲》的纪录片，他说：电影有艺术创作，包装了美好的正能量，因为不能让观众看完电影感觉太痛苦太失望，而纪录片则是横漂生活的真实残酷写照，千万不要学横漂，他们钻了牛角尖，他们不是梦想，他们是一个幻想。

我更期待《路人甲》的纪录片。周